

青春狂想曲

● [法] 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著



青春狂想曲

青春狂想曲



青春狂想曲

〔法〕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著

张 继 双 译

世界知识出版社

Patrick Modiano

Une jeunesse

Éditions Gallimard, 1981

根据法国加利马尔出版社1981年法文版译出

责任编辑：马素华

封面设计：陈文骥

青春狂想曲

〔法〕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 著

张继双 译

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）

中国科学出版社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：4.5 字数：96,000

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1,000

书号：10003·035 定价：0.73元

译者的话

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是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，生于一九四五年，曾在巴黎求学。

莫迪亚诺是近年法国文坛崛起的新秀，其作品连续多次获奖。一九六八年，他十九岁写出处女作《星形广场》，荣获罗歇·尼米埃奖；一九六九年，他的中篇小说《夜间巡逻》荣获费内翁奖；一九七二年，他出版的小说《环形大道》获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。这三部作品都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，作者并没有经历战争，但都获得了成功。一九七五年他的《凄凉的别墅》取材于五十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战争，荣获当年的图书商奖。一九七八年他写的《暗店街》，描述一位失去记忆的人如何寻找自己经历的故事，由于写法别致新颖，荣获法国最重要的小说奖——龚古尔奖。

莫迪亚诺的其它小说还有《户口簿》（一九七七年）；《如此勇敢的年轻人》（一九八二年）和《被人遗忘的角落》（一九八五年）。此外，他还同别人合作著有电影文学剧本等作品。

莫迪亚诺的小说摆脱了传统的写作手法，不以曲折的故事或形象突出的人物取胜，而是靠新颖的构思和别具匠心的结构获得成功。他把表面上看来似乎互不关联的人和事串联在一起，给读者以充分的回味和思考余地，以此来展示人物的命运和人生的道路。这种写作手法在古典派和现代派小说

中均不多见，颇能引起读者的联想与深思，可以大大提高作品的艺术感染力。这一手法在《青春狂想曲》中得到了充分发挥和恰当运用。

《青春狂想曲》是莫迪亚诺的重要小说作品之一，成书于一九八一年。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对青年男女。他们一个父母双亡，孑然一身，服罢兵役，无处安身，只有浪迹街头。另一个生下来就只知其母不知其父，母亲也已舍她而去，她被公司解雇，失业在家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他们由互相怜悯、同情，发展到相亲相爱。他俩携手并肩，步入人生社会。他们天性善良，涉世不深，由于生活所迫，只好忍气吞声，寄人篱下；又不得到处奔波，遭人白眼，任人侮辱。他们涉世之初的见闻，揭示了光怪陆离的法国社会：失业、彷徨、苦闷；正派的艺术被迫自杀；流氓无赖却逍遥自在。小说向读者展现了当今法国社会风貌，这使它具有了一定的认识价值。

《青春狂想曲》写得朴实自然，不见人工雕琢的痕迹，犹如一幅自然风光画卷。给人以欣赏白描的感受。

一九八六年六月

孩子们正在花园里玩耍嬉戏。再过一会儿就该下棋了，这是惯例，天天如此。

奥迪尔说：“明天上午，就给他取下石膏托。”

她和路易坐在木屋前的凉台上，从远处望着正在玩耍的一双儿女。儿女正同维戴尔多的三个孩子在草坪上奔跑。他们五岁的儿子左胳膊上裹着石膏托，但似乎并不影响他玩耍。

路易问：“他的石膏托打了多少日子了？”

“马上就有一个月了。”

他们的小儿子在打秋千时跌了一跤，一周后才发现左臂骨折了。

奥迪尔说：“我去洗个澡。”

她去二楼洗澡，然后他们下棋。路易听见洗澡水流动的哗哗声。

路对面松树后是空中列车车站。站台的样子有些象温泉疗养所。据说这是法国最老的空中索道之一。路易盯着空中列车。列车缓慢地攀上弗拉兹山坡。火红色的车箱同夏日碧绿的山坡，红绿辉映，十分耀眼。孩子们在松树底下钻进钻出，然后骑着自行车奔向车站前荫绿的圆形空地上。

昨天，路易把木屋门前的木制招牌取下，放在落地窗前。招牌上用白色大字写着“Sunny Home”^①几个字。十二

① 英文，意思是“向阳宅”或“向阳之家”。——译者

年前，他们买下这座木屋，并把它改成儿童乐园。路易和奥迪尔拿不准应给它起个什么名字。奥迪尔主张起个法文名字，如“小淘气之家”或“宝宝之家”。路易认为叫英文名字时髦，能招徕客人。最后他们商定，叫它“Sunny Home”。

路易拿起木牌，回头放进抽屉里。他舒了一口气，感到轻松了许多。从今以后，“向阳之家”关门了，这间木屋要归他们自己居住。他要把花园底部的木棚改装成茶点沙龙餐馆，为冬季在这里等候空中列车的游人服务。

山谷里，天色慢慢变得昏暗起来；花园里也变黑了。孩子们欢叫着在玩捉迷藏游戏。明天是六月二十三日，是奥迪尔三十五岁生日，而下个月就轮到路易过三十五岁生日了。为祝贺奥迪尔三十五岁生日，路易邀请了维戴尔多夫妇和他们的孩子，还邀请了老滑雪手阿拉尔德，他在附近开体育用品商店。

空中列车开始下降，然后在松林后消失。不一会儿，它又出现在松林的另一侧，四平八稳地走它的路。这样往返运行直至晚九点。它最后一次运行时，会变得如同一只大个儿萤火虫，在弗拉兹山脊上闪动。

“小家伙，别怕……”

医生轻轻拍打着孩子的小脸。三人之中，奥迪尔最紧张。医生用锐利的器械把石膏托锯开，其速度之快不亚于电锯锯圆木。石膏托上有奥迪尔画的花。儿子的胳膊完好无损地脱离出来，皮肤不发干，也不显得苍白，这点是奥迪尔所担心的。小家伙晃动着胳膊，没有把握地弯曲了几下，嘴角闪出了笑影。

大夫说：“好了，你可以再把它折断！”

奥迪尔曾答应儿子，回家前带他去吃冰淇淋。他们来到湖畔的咖啡店，相对而坐。儿子要了一份阿月浑子果和草莓冰淇淋。

“把石膏托取下来你高兴吗？”

儿子没有回答。小家伙吃着冰淇淋，脸上现出严肃专注的表情。

奥迪尔望着儿子想，一旦他长大成人之后，他还会记得这个画有花纹的石膏托吗？这可能是童年留给他的第一个印象吧？阳光刺眼，儿子不由眯起了眼睛。湖面上，浓雾在慢慢消散。她想自己明天就三十五周岁了，路易也马上要过三十五岁生日。她扪心自问，人到三十五岁上还能有什么作为呢？她想到儿子的小胳膊脱离石膏托时完好无损，不由想到了这个问题。小家伙的胳膊几乎是自己从石膏托里挣脱出来的。可是，人到三十五岁生活还能从零开始吗？这个问题太复杂，应该去问路易。她不由微微一笑。她的答案是否定的。三十五岁的人就是任人宰割的俎上肉，会不由自主地走下坡路，慢慢滑向生活的海洋，就象眼前这个湖泊一样。孩子们也将慢慢长大成人，最后离开你……

眼睑有根睫毛刺眼球，她从手提包抽出空粉盒。她带着它是因为有那面椭圆小镜。她没有办法剔除那根睫毛，便仔细端详起自己的脸庞来。她感到自己并没有变老，和二十芳龄时的容貌差不多。当然那时嘴角没有这些皱纹。但其他地方确实没有什么变化……路易也一样，变化不大，只是瘦了一些，仅此而已……

儿子拉着长音，神气活现地喊道：“妈妈，祝你生日愉快！”

奥迪尔抱住儿子，亲了又亲。要是儿子能知道自己父母年轻时的情形，就是他们也还是孩子时的情况，那该多有意思……奥迪尔的童年是在巴黎度过的。她那时住在外祖母家，就在夏尔—科罗街公共汽车发车站附近。附近有图莱尔游泳场的灰色建筑，有斯古里尔街的电影院和高坡。要是她喜欢幻想，可以去回味那雾蒙蒙的早晨和那旭日东升的时刻，还有那通向海滨的陡峭坡路……

“咱们该回家了！”

奥迪尔开上汽车，沿山坡上行，朝自家的木屋开去。小儿子坐在她身边的座位上。无意之中，奥迪尔高兴地哼起了小调。她突然发现自己哼唱的是一出轻歌剧的前几小节。那出戏叫《达瓦依的玫瑰》，她偶然在日内瓦一家古玩店买到了那张唱片……

他们坐在空中列车站前的绿色长凳上，小儿子骑着装平衡轮的自行车，在圆形空地上绕来绕去。奥迪尔躺在那里，头顶着路易的膝盖，翻阅一份电影杂志。

儿子穿过树荫下一个个光斑，开始了他的“大圈旅行”。他不时停下车子，顺手从地上拣起一个松籽壳。空中列车管理员坐在门口抽烟。他穿着蓝褂子，戴着大盖帽，俨然是一副火车站站长的派头。

路易问他：“喂，乘客还多吧？”

“不多。今天乘客不多。”

乘客多少无关紧要，即使空车，也得按时运行，这是规定。

管理员说：“可是，今天阳光很足。”

路易说：“这是因为还没到休假的时节，再过两周您瞧

瞧……”

儿子在圆形空地上绕来绕去，脚下愈蹬愈猛。奥迪尔戴上墨镜，慢慢翻阅杂志。因为有风，她用力攥紧书页。

路易在睡觉，他听见孩子们在附近吵吵嚷嚷的声音，时远时近的声音重新在他耳边回响。然而这一切，对路易说来，又似乎成了眼前闪动的光线。路易在做同一个梦，梦见自己孤零零站在荒凉的赛车场上，望着父亲骑着自行车在跑道上慢跑。

有人叫他，他睁开两眼，发现女儿站在眼前，正对自己微笑。他的女儿已经长大，差不多和奥迪尔一样高了。

“爸，客人快到了……”

女儿身穿红裙子，这叫路易猛吃一惊。她已经十三岁。大梦初醒的路易，仍旧懵懵懂懂，奇怪女儿怎么一下子长这么高了！

“爸……”

女儿嗔怪地冲他一笑，拉住他的手，想把他从大沙发上拉起来。路易开始不想起来，停了一下，才顺势站起来，然后在女儿额头吻了一下。他走到凉台上，夜幕尚未降临，隔着一排松树，他看见一行人朝这里走来。他听出有阿拉尔德的低沉说话声；玛蒂娜·维戴尔多的笑声。远方，红色的空中列车，沿弗拉兹山坡慢慢向前运行，象在绿草丛中飞动着的瓢虫。

客厅里，灯光已全部熄灭。路易、奥迪尔、维戴尔多夫妇及阿拉尔德，静静地等候在饭桌旁。不一会儿，路易的女儿端着托盘从厨房走出，上面燃烧着八支蜡烛。三支表示三

十年，另外五支代表五个年头。她慢慢走过来，众人齐声唱道：

“Happy Birthday to You……” ①

她把托盘放在桌子中央，大家分别同奥迪尔拥抱。

维戴尔多问：“怎么样，三十五岁，有什么感想？”

奥迪尔回答：“三十五岁？快当老奶奶了！”

“别说傻话，奥迪尔！”

“妈妈，请你吹灭这些蜡烛！”

奥迪尔俯身桌面，一口气吹灭了八支蜡烛。

“好，全吹灭了！”

众人鼓掌庆贺，然后拉开灯。

“唱支歌儿吧！”

路易说：“好，奥迪尔为大家唱支街头小调……”

“不，不……不唱……”

奥迪尔把生日蛋糕切开。五个孩子已经到凉台边上去玩，奥迪尔和路易用小盘给他们每人送去一份。

维戴尔多的妻子玛蒂娜说：“他们今晚肯定不愿按时睡觉！”

阿拉尔德用庄严的声音说：“不睡也罢。今日非比寻常，人生一世，三十五岁只此一回。”

维戴尔多一看手表。

“路易，咱们该走了。打扰您，我委实不好意思。”

他要乘二十三点零三分的夜车回巴黎。路易答应用汽车把他送到火车站。

路易说：“那好，出发！”

① 英文，祝你生日快乐的意思。——译者

玛蒂娜、阿拉尔德和奥迪尔坐在凉台上聊天。阿拉尔德嗓门压倒众人。夜里天气闷热，隐隐听见远处雷声滚滚。

维戴尔多来到客厅，迅速拉开黑提包，检查是否忘记了什么东西。孩子们打闹着跑下楼梯，他们的脚步声在二楼的大房间里咚咚直响。奥迪尔离开凉台，在路易正要同维戴尔多出门时，她追了上去。

路易说：“祝你生日愉快！”

奥迪尔说：“噢，够了。……”

“三十五岁，你有什么感想？”

她轻轻摇着他的肩头。

“别说了！过不了几天，就该你了……”

路易用力抱住妻子，两人不由哈哈大笑起来。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庆祝生日。这个主意似乎有些滑稽，但既然孩子们高兴，那就……

维戴尔多把提箱和黑提包放到汽车后排座位上，自己坐到路易身旁。

“路易，我真有点不好意思……”

“别这么说！从这里到火车站有五分钟就够了……”

路易慢慢启动马达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熄灭马达，让汽车沿笔直的山路静静下滑。

他问维戴尔多：“您什么时候再来？”

“下周末。我准备和玛蒂娜、孩子在这里度过八月份。您有福，可以整年呆在山上……”

路易说：“假如让我住在巴黎，恐怕受不了……”

他拧开收音机。这是他的习惯，他每次开车外出，总爱打开收音机。

维戴尔多问：“您在这里居住有多久了？”

“十三年了。”

“可我们，我们买下这所小木屋才六年……”

“可我感到你们搬来要更早一些！”

维戴尔多和路易同岁，在巴黎某进出口公司工作。每逢圣诞节或复活节，他都和妻子玛蒂娜来这里滑雪，把三个孩子托付给奥迪尔和路易，让孩子和儿童乐园的孩子们一起玩耍……

“看样子，你们的儿童乐园要关门了？”

路易笑着说：“是的，关门了。小木屋我们自己使用了。孩子们可以在家里滑旱冰……”

“那您，您打算干点什么？”

“我们准备和阿拉尔德合伙开个沙龙餐厅，为乘坐空中列车的客人服务。”

维戴尔多说：“对，这个主意不错……我也很想辞掉城里的差事，到这儿来安居乐业……”

他们来到第一个弯路口，左手是皇家旅店的围墙。路易又把马达打着。

“孩子们住在这儿肯定比在巴黎强。我儿子长大后，我希望他当滑雪教练……”

“是吗？那您女儿呢？”

“女孩子呀？这可难说……”

路易摇下汽车窗玻璃。看样子雷雨马上就要到来。

维戴尔多问：“您在巴黎住过吗？”

“住过，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”

来到火车站前，路易停下汽车，打开车门，替维戴尔多拿行李。

“谢谢您，路易，我自己来……”

他们穿过清冷的小候车室。候车室里亮着几支日光灯。维戴尔多把车票塞进号码打印机里。

路易说：“这玩艺儿越来越复杂了，好在我现在不怎么外出了……”

列车已经停在站前。

“再见，路易！星期五见……”

路易把他送到月台上，并帮他把箱子和黑提包递进卧铺车厢里。维戴尔多打开车窗玻璃，微笑着伸出头来。

“星期五见！玛蒂娜和孩子全交给您了。请您对孩子严格要求……”

“我对他们一向十分严格……”

当路易回来时，发现候车室的售票窗口附近有个糖果自动售货器。售票窗口已经关闭。他把两枚硬币塞进去，售货器便自动送出一份裹着红色和黄色纸头的东西，原来是块岩状巧克力糖果。嗨，这玩艺儿还在使用……过去奥迪尔常去戈兰古街面包坊买这类小吃。好，就把这块巧克力送给她作生日礼品吧！

广场另一端，咖啡店里有好几个人在看电视。从那里传来一位女歌星的歌声。路易只能听见沙哑的歌声，听不清歌词。一阵热风吹过来。在他往回走的路上，天下起雨来……

十五年前那个秋天，在圣一洛城赶上连雨天。兵营大院里到处是水洼。不小心，路易踩进水洼，冷得脚脖子直发凉。

他提着白铁皮箱子，向门卫行了个军礼。当他来到街角时，不由回头张望了一下那座浅褐色建筑。从今以后，他同

它断绝了一切缘份。

他身穿便服，是一套灰色法兰绒制服。衣服有些瘦小，肩头和臀部有点儿紧。他需要一件大衣过冬，尤其需要一双鞋，一双绉胶厚底鞋。

布罗西埃约他七点左右到阳台咖啡店见面。他突然想到，他同布罗西埃相识两个月了。布罗西埃说他是路过圣一洛城，看来是句假话。他在巴黎有“事情”要做，可为什么赖在圣一洛迟迟不走呢？

路易第一次遇见布罗西埃就在阳台咖啡店。那天，他到半夜才回兵营。那天下午，他顺城墙根远足，尔后又顺国家公路走到种马场。向右一拐，走进一片木棚子中间，他迷了路。回到城里，他到阳台咖啡店找张桌子坐下。酒吧间旁边的镜子映照着他的身影：短短的头发，双臂抱拢，一身军服。在一旁看报的布罗西埃定睛望着他。

“您还要服役很久吗？”

他说的是行话，路易没有听明白。

“您多大了？”

“到七月份，我就二十了。”

他俩是咖啡店里仅有的客人。布罗西埃耸肩说，这个钟点，圣一洛街道上没有行人了。

“要是还能提到街道……”

布罗西埃酸溜溜一笑，说：“此时此刻在这里遇见个大兵，不是有点儿奇怪吗，嗯？”

布罗西埃有多大年纪呢？也就是四十来岁。他微笑时，显得年轻一些。他金发红脸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。有些浮肿的红脸膛说明他偏爱比利时啤酒。

他说他住在巴黎，有个哥哥在圣一洛开公证处。他是来

探望哥哥的。他有十来年没有回圣一洛，大家都把他遗忘了。他说要利用休假的机会料理几桩事务。瑟堡有人要出售一批美国货，有老式吉普，也有旧军用卡车。他说他在“汽车行业”工作，在巴黎有一家车场。

那晚，他一直把路易送到兵营。他身上披着雨衣，头上戴顶老式蒂罗尔^①帽，帽子上面还插着一支棕色羽毛。大街两旁全是新建的住宅，一溜灰色水泥墙壁，此时布罗西埃悄悄告诉路易，他简直不敢认识童年生活过的地方了。二次大战时城市被炸，战后重建了城市，圣一洛城已经面目全非！

阳台咖啡店里，正值喝开胃酒之际，烟雾腾腾，谈话声嗡嗡，令人头晕目眩。但由于布罗西埃的蒂罗尔帽，路易一眼就看见了他。路易有些不好意思地走到布罗西埃面前，放下行李，坐在一旁。

布罗西埃高兴地说：“怎么，您退役了，是吗？”

路易低声回答：“对，我退役了！”他一向不大习惯讲大兵们的行话。

布罗西埃说：“应该庆贺一番呀，老弟！您瞧，我已经开始了……”

他指指酒杯，杯子里有半杯红色饮料。

“您想喝点什么呢？”

本来布罗西埃说话油腔滑调，像个旅行推销员。可突然之间，他那肉麻的口音变得矫揉造作起来，开始谈论家具和瓷器。他先后在巴黎好几家古玩店工作过。一天晚上，他还在维也纳的口吻告诉路易根据哪些细微之处来区别摄政时

^①蒂罗尔(Tyrol)奥地利西部一地名。——译者